

■ 杂记

那块江南长城的明砖

□ 卢江良

那次笔者出差临海，参观江南长城时，在城楼上的一家博物馆，看到一块被展陈的土烧砖。它曾为江南长城的城砖，面向游客一侧的砖面上，阳刻着“太府冈”三个字。在它的旁边，立着一张标牌，记载着烧制朝代、年号及监制要求与实体尺寸。与监制要求的相符厚度、超过监制要求的0.5厘米的宽度，无不佐证了那块城砖的品质。

因为平时较少接触史学，无法将年号与时代对上号，标牌上记载的是“崇祯十七年”。笔者只知道“崇祯”是明朝的末代皇帝，也知道他最终自缢于煤山，但不清楚他在世上度过了多少岁月，也不清楚“十七年”处于他人生的哪个阶段，只见那块城砖烧制得如此优良，佐证制砖方的敬业和监制方的严密，进而认为那个时代必定是政治清明，国力强盛的吧！

笔者甚至还告诉一同参观的一位宣传干事，回去后要专门为那块城砖写一篇随笔，并讲述了大致的写作思路：那块品质优良的城砖，说明了那个时代监督机制的完善，从而一方面成就了当时的繁荣旺盛，从中得出“以精准监督提高防控水平”的治政效果；另一方面也

确保了江南长城坚如磐石，一直能保存至今，成为当前临海难能可贵的一道亮丽的风景。

然而，笔者从临海返回，为着手写这篇随笔而了解相关资料时，不由大吃一惊：崇祯十七年，也就是1644年，当年农历三月十九日（4月25日），李自成率军攻陷北京，崇祯皇帝即明思宗朱由检，于煤山自缢而死，明朝就此灭亡！这也就是说，那块城砖被监制的年份，恰好是明朝灭亡那年。虽然那块城砖监制的具体月份无从考证，但似乎已不再重要。

可见，笔者企图从一块被监制的城砖的优劣，来推断出一个时代国力的强盛与否？无疑是一种美好的臆想。根据笔者随后对那个时代的了解，当时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朱由检，面对危机四伏的政局，求治心切，颇想有所作为。但终因矛盾丛集、积弊深重，无法在短期内改观；加之朱由检刚愎自用，又急于求成，在朝政中屡铸大错，更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一个朝代如同一件衣服，在之前漫长的时光里，已被风雨侵蚀得支离破碎，而崇祯年间，相对于整个明朝，不过是其中的一只袖子，纵然朱由检缝补得那么卖

力，终究无法让其牢不可破，相反由于缝补力度过猛，一下子让整件衣服散了架。而在那个过程中，那一块城砖，远不及一根线的角色，它再怎么坚固，又怎么改变得了整件衣服的命运？

行文至此，有人会说，你怎么能把一个朝代的安危，寄托于一块小小的城砖？对于一块城砖而言，其职责是连同其他城砖，让筑建的城墙固若金汤呀！可当笔者再去了解江南长城的历史时，又一次意外发现：它之所以能岿然不动，并非城砖优质的功劳，而是因其具备防洪功能，在元朝建政初期被免于拆除。至于其他无此功能的城墙，也就没有这般好命了。

当然，作为一块城砖，能烧制得坚固耐用终究是好事，一方面确保了群体——江南长城的坚不可摧，使之能抵御倭寇的袭掠，始终防御着洪水的侵袭。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更在其研究和文化价值上散发着独特魅力；另一方面，作为个体，通过那块城砖，我们可以更加全面而深入地了解崇祯年间甚至整个明朝，并从那段远逝的历史中感悟出一些道理。

（作者为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 随感

我只能听见武泉秀

□ 余姚市交通运输局 程丽娟

耳朵自有主见，它时刻准备着，想捕捉他的每一滴话语。然而，一个言而有信的人，话总是很少。耳朵却像个任性的孩子，很执着，我隐隐听见失落，只能安抚它，暂时放下期待，转过头，让眼睛追上去。

窗口的风悠悠地吹着，他总是出现在风里。风吹走所有言语，我开始放纵目光。他拿着一把“得力”牌美工刀，正专心致志地从一支旧筷子上截下一段，削成螺丝模样，然后，将我的矮凳放倒，蹲在地上，握着铁钳，把自制的螺钉敲进空荡的缺口处，用胶水将它们粘牢，细致地擦净溢出的部分。最后，他翻转矮凳，仔细查看，顺手把另一边原装的螺丝紧了一遍，用指头轻敲了两下凳子，站起身来，全套动作一气呵成，如行云流水。

我觉得头上痒痒的，好似他敲的是我，忍不住偷笑。看起来，他很满意。而我，对与他有关的，都满意。

我无法不满意。纱裙的裙摆、旧衫的纽扣、收纳盒的拉链、洗不净的花瓶、断裂的木梳、废纸一样的草稿、碎片般的文字、不敢迈步的双脚、飘忽的白日梦、幽暗的心事、躲躲闪闪的人生……经他之手，复原的复原、洁净的洁净、安静的安静、勇敢的勇敢、坦然的坦然，一一变得好起来。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我还是原来的我，又不再是那个我。

一个充满智慧的朋友曾说，爱情，像月光像流水，随处可到。我无从考证。也许，事皆前定。

每天，他像时钟一样准时，用沉默纵容某种放肆。我却心甘情愿反思收敛。冲破枷锁，是时候摘下咄咄逼人的假面，以本色与真心相对。

视线无拘无束，想象无际无边。我看向他时，他没有看我，背影笃定、真实。我想走过去，悄悄拥他，就像小心翼翼，尝试拥他幸福。

我不断想起电影《劳动日》，想起那个说“没有什么比事实更能误导人”的“逃犯”，想起他像绅士一样，将食物一口一口喂进那个被儿子担心“不能靠自己的力量走出去拥抱这个世界”的女人嘴里的画面，以及他那双会做黄桃派、换轮胎、修水龙头和厨房门，还会教小男孩打棒球的灵巧的手。那是一双能承担一个“奇怪”的女人关于爱情全部想象的手，是一双让人牵过就愿意一直等下去的手。它的主人无疑是一位君子。

谁不渴望这样的手？

沉闷的午后，从梦中惊醒，忧伤总是不知从何而来，浸染眼眸。短发披散着，泪溪流淌。他走近，坐下，我低头，为无法自控的多愁善感而羞怯。他却用那双手稳稳捧起一颗小小的、平日里无比倔强的头颅，不让他低下去。

隔着一片模糊的水雾，我看见他漂亮的双眼皮、大眼睛，风霜雨雪磨砺得它们更加清亮，像一汪泉。或者，他的母亲，当初正是因为这一双眼，才给他取了这样的名字——我在哭泣时走神了，不知道他有没有发觉。他仍先将贴在泪脸上的碎发慢慢别到耳后，耐心地看我，像看他种下的花草。等到我的五官都被温柔的雨露滋润过一遍，不安的情绪在凝视中渐渐放松，他才像哄在深夜找妈妈的小孩那样，缓缓道：“阿紫乖，听话，不哭……”

耳朵欣喜起来，它喜欢他叫我阿紫，喜欢他说的每个字。世界静音，泪比糖甜，连心脏的跳动它都不再关注，只能听见武泉秀。我没有去想“为什么”。因为，这与“爱情到来，有时突然，有时自然”一样，无须考证。

■ 散文

王鱼宴正当时

□ 浙江海港海洋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 陈中

夜雨，心向往之状元电影院旁的阿滔王鱼老店，有20年的历史，就和友人打的赶去龙湾状元这家老店。

王鱼其实就是温州龙湾状元人对某种鲶鱼的另一种叫法，我国自古就有食用鲶鱼的记载。《食经》：“主虚损不足，令人皮肤肥美。”鲶鱼主要分布在我国东海、南海海域，它头扁口阔，各鳍灰黑色，背鳍第一鳍条延长呈丝状，主要栖息在水流缓慢的海底，喜食贝类，背鳍棘、胸鳍棘微毒，可以药用，有健脾补虚功效。“状元王鱼”也早已成为一大金字餐饮招牌，每到清明节前后，就有阿滔王鱼店、张智大排档、番茄大排档等店家集中火力主打王鱼，厨房与鱼池毗邻，鲜活的王鱼在鱼池里游动。状元人最喜欢将王鱼洗净，切大块横刀，添加各种佐料香料，移锅煮沸，十几分钟后，加粉干、土豆一起炖煮。此外还有酱辣椒、姜片等配料，热气腾腾、诱人食欲，直至汤色奶白，其味之美无以形容，印证了温州瓯菜做法中“清、鲜”，当然王鱼也可以红烧，不如清汤本色，如此方才保持现杀活鱼之原味。

红花还需绿叶配，在海鲜丰饶的温州四月，下酒的配菜多样而精致，不需挑选，信手拈来皆上品：双盖的小江蟹（硬壳软壳交换）、肉质厚实的墨鱼干、红膏虾蛄、小鳗鲞、剥皮鱼干、松脆虾皮、酱油鸭……不由得食指大动，主菜未上，可以先吃一点冷盘。

整盆王鱼端上来，就着汤大口品尝才够味。肉厚而刺少，鱼皮无鳞，黏黏的，吃起来似乎像鳗鱼，又似乎有鸡香在串味，尤其是粉干连着汤汁，齿颊留香。最值得一提的是王鱼那一串串葡萄

似的鱼籽，真可谓鱼籽中的“巨无霸”，Q弹十足，很有嚼劲。

状元王鱼年年吸引着食客蜂拥而来。车水马龙的王鱼夜市构成了龙湾状元街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原本吃王鱼有“百日”之说，每年清明前后至端午后，长达三个来月时间内，成群的王鱼游到状元附近的水域产卵，产完卵后重新游回深海，那时就再也吃不到王鱼了，有很强的季节性。由此看来，此行个人感觉不吃亏了，吃了肯定不后悔。

王鱼的显著特征是周身无鳞，身体表面多黏液，上下颌各有2根胡须。美味浓郁、刺少、开胃、易消化，特别适合老人和儿童。

近年来由于海域污染，本地王鱼非常罕见，几乎绝迹。因为“状元王鱼”已成品牌效应，一些店家就开始搜罗福建、宁波等地的货源，像时下吃到的王鱼基本上都来自福建，也有少量的是从洞头捕来。即便过了端午，仍有一段时间可以吃王鱼。所以今天“状元王鱼”吃的已不是状元的王鱼，而是状元人的美食手艺了。

如果由我来安排“最龙湾海味美食榜”，状元王鱼，决然是第一。“王鱼”洄游瓯江时，是照例一定要去品尝的，不然，就辜负了季节，遗憾了春光！



■ 诗艺

谷物(外一首)

有些泉水被系在了稻子里
成为安静的河流
它尽情享受阳光的浸染
用一生点缀田野

所有的播种都是另一种播种的复制
用鹅卵石刻出一个沧桑的名字
用刀光剑影的手法
开垦生命的荒野
留下光芒的线条静坐于田埂上

云在天上会走丢
我是一个走失方向的行者
我想用绿色喊亮沉睡的天空

宁可整个世界亏欠我一生
也不吝喜珍贵的仁慈和怜悯

雨水

穿越不同的山谷
急切地敲打着村庄
多么透明而忧愁的水滴
负载着沉重的时间

通过你的眼睛
我看见许多不一样的绽放
被不同的树林
输送到叶子的末梢

相同的是我们的心情
从一棵树传递到另一棵树
从一条河流越过另一条河流
河床涨潮的喜悦
漫过我们的心胸

除了遗忘，以及窗外的夜空
我们只能为记忆攫取
如星云般在心底泛起酸楚
总有一些往事，让我们难以挥去
总有一些人，永远占据着
我们灵魂最柔软的地方

□ 开化县委统战部 汪东福